

◎楊美英

開蘭先民之苦

族群拓土的辛酸

數百年來，
不同族群的先祖先民在這塊土地上，
顛沛流離 遷移飄搖，
就讓衝突與矛盾 相殘與血腥
隨著離遠的歲月藏於斷簡殘篇吧！

Chapter



「遍履蘭中地，番莊卅六多。依山茅蓋屋，近水竹爲窩。眾怪疑魑近，心頑奈石何。往來皆配劍，出入總操戈。酒醉欣搖舞，情歡樂笑歌。……」

兩百多年前，清朝嘉慶三年（一七九八），一位福建文人，姓簫名竹友，與友人來台灣遊歷（堪稱是早期的自助旅行者吧？！），兩年後抵達噶瑪蘭，受到開蘭勇者吳沙之子吳光裔、侄子吳化等人的熱誠接待，相當欣賞蘭陽的秀麗風景，賦詩吟詠，此首〈蘭中番俗〉即是描繪其所聞所見的原住民生活風貌，憨樸可愛、自在自得。

族群互動 令人悲憫

蘭陽沖積平原的母親——蘭陽溪，上半段溪流處於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間，其集水區單位面積之洪峰流量，超過黃河的一百倍，所以，沖刷與淤積作用二者都非常嚴重，產生曲流多、網流多，水色混濁，因而有宜蘭濁水溪之稱。

噶瑪蘭地域，位處台灣山後，北、西、南三面大山環抱，一面向海，形勢平坦而遼闊，圖形略近半圓，濁水大溪由西南而東，界分東勢、西勢。

當時間巨輪往後急速倒退，蘭陽流域的風貌在歷史的洪流裡急遽變化著，且讓我們透過斷簡殘篇的堆砌篩選，抽絲剝繭，嘗試回首數百年的歷史萬花筒，一窺生動鮮活的先民生活圖像，及其古老的風土民情。

噶瑪蘭地區的原始住民分爲兩類，一是泰雅人，漢化較淺且居住山地，文獻上多稱以「生番」「山番」「野番」，另一是噶瑪蘭人，漢化較深且居住平原，所以文獻上多稱以「熟番」「化番」「土番」或「平埔番」。

試想，兩百年前，在蘭陽山區的濃密原始森林裡頭，泰雅族的獵人們帶領著強壯的獵犬，奔走於山林小徑，捕捉動物；留守部落的婦女們，辛勤的在家紡織，並且從事山田燒墾；受人尊敬的長老們則是負責文化教育的工作，口口相授，將豐富的人生經驗、生活知識、部落傳統傳承給下一代。只有豐年祭和結婚喜宴的時候，族人們才停下平日的忙碌生活，飲酒狂歡，載歌載舞。

從語言系統的研究來看，泰雅人和噶瑪蘭人同樣屬於南島語系，只是泰雅人屬於父系社會，原居台灣中部山地，後因人口繁衍的壓力，部份族人遷居宜蘭山地，在蘭陽溪、大南澳溪等流域建立各個聚落，善於狩獵耕織，悠游山林，山豬、山羊、山羌、鹿、熊是主要獵物，小米、芋頭、甘薯、芋麻、旱稻是主要作物；噶瑪蘭人則以蘭陽平原爲其原鄉，是台灣十個平埔族中漢化最晚的一個族群，屬於母系社會，自稱「卡瓦蘭」(Kavalan)，意思就是「平原的人類」，數千年前即已在溪流縱橫的平疇原野上，過著漁撈、狩獵、農耕的生活。在西元一七九六年以前，這兩支原住民分居山區和平原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過著與世無爭的安樂生活。

不知過了多少「山中無甲子」的逍遙生活，一旦外來族群闖入好山好水，他們的生活立即發生變化。以泰雅族人而言，第一波的衝擊，便是漢人的設隘圍堵，派兵鎮壓。百年後，接續的第二波，則是日本人的高壓政策，強制遷村，改造族群文化，加上蘇花公路的開通、太平山林場的大肆開發，泰雅族的生存空間被迫日益縮減，終至於無奈離棄先祖居地，大舉南遷。隨著時代浪潮的鼓動，現代文明是第三波的衝擊，逐漸瓦解原有的族群社會架構，加速溶蝕慢慢流失的文化傳統，瀕臨消失。至於噶瑪蘭人，雖說原是蘭陽平原的主人，遇到漢人的移民墾殖，不再能夠繼續逍遙自在，擁有的土地越來越少，族群人口從十九世紀末的一萬人，歷經漢化、遷居等等因素，總人口銳減，至今所存僅僅十餘戶。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由於通婚的緣故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宜蘭人有噶瑪蘭血統。

且將弱肉強食的歷史鏡頭轉向第一波的生成原因吧。鑑於環山的三面，皆是勇敢強悍的泰雅人生聚之地，與近在咫尺的平原居民，經常發生衝突，加上對泰雅族人而言，出草獵首形同他們的成年禮，凡是異族群如漢人，或視同族群但彼此敵對的部落都是他們出草的對象，唯有敢於獵首的男性才有資格紋面，也才享有嫁娶的權力。於是，自從漢人入墾以來，便陸續沿著山邊的險阻之處，仿照台灣西部駐防模式，設立二十處隘口，以資警戒出沒無常的泰雅人。

雖說清朝先是設隘防範，繼而主動出擊，進攻泰雅部落，但直至清朝末年，官方勢力仍

◆ 一盞小小的路燈，刻著原住民風情圖案，憨樸可愛。（楊美英攝）



無法掌握番地。到了日治時代，明治三十六年（西元一九〇三年），「理番施政大綱」頒訂，針對尚未歸順的高山族展開大規模攻伐，諸如開闢隘路，埋地雷，架電流鐵網、探照燈和電話線，設木柵、掩堡，可說無所不用其極，企圖徹底包圍、控制。五年後，南澳泰雅人終於投降，交出頭骨、武器，由宜蘭仕紳集資築塚建碑，以安亡魂，永誌紀念，此乃宜蘭市中山公園內「獻馘碑」的由來。

叫人傷痛的是，殘忍的行徑不獨原住民有之。起碼「生番」把獵取的人頭視為神聖獵物，只能獻祭，不可食用。根據宜蘭故老傳說，漢人捉到「生番」時，常烹煮其肉，甚至把所謂的「野番肉」當成滋補奇珍，公然販賣，或是大啖「生番」酋長的腦漿，以為可以增加個人勇氣。在《台灣遙寄》一書中，馬偕醫師也曾提及，有一次在三結仔街（即今日宜蘭市），他親眼目睹公開處決「生番」後，圍觀的漢人爭相挖取其心臟，切碎其身體，並把其骨頭熬成漿狀，做成瘡疾特效藥。如是人倫天理的悲劇，豈有一絲文明進化可言？！

從現存〈番社采風圖〉第三圖看來，噶瑪蘭人以漁獵維生，小孩子十歲開始，就得學習射鹿鏢魚；於是，每當春天到來，草叢濃長，就是全社大大小小男子出動，各帶鏢槍、弓箭和健壯的獵犬，放火燒草，並且大聲鼓譟，將野鹿逼出，以利射殺。根據《噶瑪蘭廳誌》記載，噶瑪蘭婦女喜好雜色珠玩、瑪瑙，大如石榴果子，小如魚的眼睛，編成項鍊，點綴頸項之間，互相誇耀，此外，由一張十九世紀末葉的老照片上可以看見前排蹲坐地上、後排昂首

站立，全副武裝、神情嚴肅的十餘個男人們，幾乎個個胸前懸掛了以金絲或銅線鍍金，纏繞成新月形狀的貴重飾物，名爲「金鯉魚」。

漢人拓墾 悲涼風雨

冬山河畔的「流流社」，是蘭地最後的平埔族聚落（五結鄉季新村），恰巧位居蘭陽溪、冬山河的匯流附近，迄今猶存迎風飄搖的月桃花、五節芒。高大翠綠的「ㄍㄚ ㄟㄨ、」（噶瑪蘭語，學名大葉山欖樹），是噶瑪蘭人聚落遺跡的最後標誌。曾經，樹下積存太多族人們牽手相聚，曼曼起舞的美好記憶。曾幾何時，祖先們「酒醉欣搖舞，情歡樂笑歌」的身影消逝於滄海桑田的歷史空氣之中，無影無蹤。

噶瑪蘭，本是草萊未闢、三十六社噶瑪蘭人散居之地，亦稱「蛤仔難」或「蛤仔蘭」。直到嘉慶元年（西元一七九六年），吳沙率漳、泉、粵三籍流民共計千餘漢人，入蘭拓墾頭圍（今之頭城），揭開漢人經營噶瑪蘭的序幕，翻天覆地，自此大幅改變了蘭陽平原的數千年寧靜。

漢人大量移民噶瑪蘭，首先沿著泰雅人與噶瑪蘭人之間的緩衝地帶建立土圍聚落，從頭圍（今頭城）、二圍（今二城）、湯圍、三圍、四圍（四城）至五圍（宜蘭市），形成帶狀擴展，於嘉慶十四年，越過蘭陽溪，趕走平埔族，進佔羅東，開始溪南地區的拓墾。隔年，清



◆流流社入口的百年橄仔樹，是噶瑪蘭人聚落遺跡最後的標誌。（邱勤庭攝）

廷正式將平原納入版圖，官方分田召集佃農來耕種，溪南的拓墾路線繼續向南前進，延伸至蘇澳地區，到了清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，整個蘭陽平原成爲漢人農業爲主的生活空間，開拓工作大致完成。

之後，入侵者（漢人）和原有定居者（原始住民）之間開始出現衝突與矛盾，其中生成原因複雜，有研究資料認爲，部份漢人施逞狡獪，抱持傲慢的姿態，處理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，自視開化教育者，可能是原因之一，不過，「番割」爲其私利，居中挑撥，恐怕才是主要導火線。根據黃秀文在〈清代台灣分類械鬥事件之檢討〉一文的統計資料顯示，清代在台灣四十二次的分類械鬥中，噶瑪蘭地區便佔了六次之多，以蘭地之小，開發之晚，比例如此之高，令人悲憫。同時，亦不難想見早期拓墾社會的草莽性格，本來就容易肇生事端，而且設治伊始，各種制度規章一片渾沌，不論是各族群爲了維護自身利益，或是政權當局爲便利統治，有意無意的縱容偏袒，不僅造成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頻繁，如火如荼，就是漢人同族之間也迭生數起分類械鬥；如歷史記載：嘉慶十四年，第二次漳泉械鬥，漳人佔有先前泉州定居的羅東。又譬如，漢人欺侮「社番」，巧取豪奪其土地的行爲，即不難從現今所發現的宜蘭古文書、賣地契上頭，發現不少證據，甚至，由於噶瑪蘭人的不識字，在矇騙的情況底下蓋了自身手掌的模印爲憑據之後，還常常被加寫「甘願」二字——叫人好不反諷與感慨！

即使同爲漢人，也不是族群融合的狀態。「漳人不服泉州驢，泉人不服漳州豬」，即是漳



◆宜蘭縣史館珍藏許多先民拓墾的辛酸史，是研究者不可錯過之地。
(楊美英攝)

州人、泉州人的對罵之辭。民間流傳一種說法，某一年的農曆七月十三日，艋舺龍山寺舉行普渡祭典，各幫會競相宰豬宰羊，盛況一時，突然有漳人獻祭豬羊之時，大聲宣告：「全豬全羊」，泉人一聽，聽成「泉豬泉羊」，心生怒意，刻意提高聲調呼叫著：「將（音同漳）羊排過來，將（音同漳）豬排過去」，漳人聽到，認為泉人存心侮辱，憤而質問，引發一場口角，繼而動武，接著，激烈的械鬥便在所難免了。

無論是漳泉相鬥，或閩與粵鬥，或異姓相鬥，或同行業的互鬥，結果往往只有造成「村墟已成焦土，死傷橫積如山」。此種人類手足相殘、血淚斑斑的史實，怎不叫人扼腕！原是遠渡海洋，尋求美麗寶島而來，如果不能經過歷史的教訓與反思，粹鍊積澱出若干族群的智慧，消弭我族本位的偏頗心態，怎可能真正遠離歲月流逝底下哭喊與血腥的悲涼風雨，齊臻族群和諧，共創樂土。

嘉慶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，長久汲汲倡議開蘭的楊廷理，四月五日二度入蘭，並且環繞城池種植九芎樹，所以，噶瑪蘭城又稱「九芎城」，加上噶瑪蘭設治築城時，插竹為城，遂有楊廷理留下這樣詩句：「培元布化思良吏，劃界分疆順兆民。他日濃陰懷舊澤，聽人談說九芎城。」或可提供兩百年後的我們，從中體會前人筆路藍縷，築城建署，恩澤深遠。嘉慶十七年，八月，噶瑪蘭正式設治——「噶瑪蘭廳」，最高行政長官為「通判」。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，出生雲南太和，千里迢迢任職噶瑪蘭通判，身為蘭地最高行政長

官的董正官（董大老），因吳嵒事件而殉難。也就是同樣這一年，原是蘭陽平原主人的平埔族，在無法忍受漢人的欺壓排擠之下，可說是「乞食趕廟公」，被迫拋枝離葉，開始大舉遷往花蓮，成爲所謂「加禮宛番」，之後又不幸遭到清兵圍剿。一個族群無法安於斯土，於風雨飄搖之中一再流浪飄零的歷史命運，令人不禁爲之擲筆三嘆！

割讓日本 開發林場

清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馬關條約訂立，一紙羞辱，台灣被昏吏割讓給日本。宜蘭進入盛極一時的林場開發與墾殖時期。日本人陸續開發太平山林場，在蘇澳建立漁港魚市、漁產加工和水泥廠，在羅東建立電石廠、製糖廠，使羅東至二結形成一個小型工廠走廊，加速羅東迅速發展，成爲宜蘭地區的工商中心。同時期，溪北的宜蘭則朝向不同方向的建設，奠下日後成爲文化、教育、政治中心的基礎。

台灣光復，脫離日本統治以後，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，宜蘭正式設縣，行政上劃分爲一市、三鎮、八鄉，與台灣其他縣市同步實施「耕者有其田」、「公地放領」等政策，農民生活獲得改善。民國六十年以後，因爲北迴鐵路、北部濱海公路、蘇澳港的陸續完成、龍德工業區的開發，使得地方上一、二級產業人口逐年上升。

綜觀進入國民政府時代的宜蘭，受限於中央政策的「重北輕南」「重西輕東」，無力抗衡



◆馬關條約訂立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後，日本人在羅東建立電石場、製糖廠，加速羅東發展，使羅東成為宜蘭的工商中心。（邱勤庭攝）

大局，多種建設牛步化，沒有隨著曾有的台灣經濟奇蹟一同起飛，孰料卻因此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」，保留了一方台灣後山桃源淨土的梦想，於陳定南、游錫堃執政後，確立了以文化立縣、以環保立縣、以觀光立縣的縣政目標。這塊土地上面，數百年來除了不同族群的先民，顛沛流徙，還有外來「國際力量」的介入，也可寫成長篇歷史。

西元一六三二年，當時佔據台灣北部淡水一帶的西班牙人，有一艘商船在航行中被颶風吹襲，漂流到「蛤仔難」平原，這是蘭陽平原噶瑪蘭族群首次在歷史上面露臉的記載。可是，根據縣志記載，最早到宜蘭的漢人是個海盜，名叫林道乾，於明朝嘉靖四十二年（一五六三），竄泊蘇澳數月，後因同夥紛紛病死，始悻悻離去。相距六十三年之後，亦即荷蘭人佔據台灣的第三年，西班牙人因有船員數十人海難漂流到了蛤仔難港口，竟然遇害，憤而率眾攻打，遭到土番據險抵抗，只得改用和緩政策，招撫番社，設立教堂，借用漢人之力通商經營，開發濱海一帶。直到崇禎十五年九月（一六四二），荷蘭人驅逐了西班牙人，傳教化番，提倡水利，獎勵開墾。短短二十年不到，明朝永曆十五年（一六六一），鄭成功攻克了台灣，荷蘭人投降撤退，宜蘭再度成了化外之地。

一直到清末的設治動作，長達一百三十五年之間，宜蘭可說被清廷遺忘在「萬山之後」，縣志上唯一留下的記錄是，一七六八年，漢人林漢生初探噶瑪蘭，被番人所殺害。

風災水患 民不聊生

「從海口那邊吹皺了蘭陽濁水溪的東風，翻過堤岸，把稻穗搖得沙沙響。你聽！這就是我們長腳種稻粒結實的聲音，以後聽到稻穗這種沙沙聲像驟然落下的西北雨時，你算好再過一個禮拜就是割稻的時候……」

這是宜蘭籍知名作家黃春明小說中，一個可愛的老人，「青番公」期待著穀倉豐收的興奮心情。

即使今日，白雲青山、婆娑稻海，仍是宜蘭縣境內舉目可見的美麗風景。只不過，昔日蘭陽平原上，竹圍茅舍，星羅棋布，典型的農村景觀，今日已不可得見了。而蓋竹圍，則兼具防颱、防盜、提供薪材、冬暖夏涼等多重好處。

由於宜蘭位於台灣東北角，東臨海洋，每至秋冬季節，東北季風從海面上帶來豐沛水氣，加上夏季颱風侵襲頻繁，所以一年四季可說沒有明顯的乾季，造成蘭地秋冬兩季多雨霪濕，常沖壓田園，破壞耕作，而且開闢之初，災禍不斷，民不聊生。洪水退去之後，居民必須面臨「無數荒坪沙壓斷，稽今失墾又年年」的痛苦境況。

是以，針對「水氣」旺盛的宜蘭地區而言，水利事業的成功與否，深切攸關當地農業經濟的發展成敗。最早可追溯至吳沙的入墾，即已開始進行一連串水利事業。先人遵照「開圳墾地」的模式，雙管齊下，筆路藍縷，開闢田園。儘管清代時期的宜蘭地區，水利事業的蓬



◆白雲青山是蘭陽平原舉目可見的
美麗風景。(邱勤庭攝)

勃發展，首居全台之冠，可是，草創時期的簡陋設施難敵風災洪水的肆虐，頻頻毀損，而且受限於資本匱乏，修護困難。此種窘境一直要等到日本統治台灣以後，因為上層「農業台灣、工業日本」的政策，投入改善農田水利系統，不惜斥資全面整治，將蘭陽平原上原有結構脆弱的土溝，轉換為堅固的鋼骨水泥結構，完成了全台最先進使用鋼骨結構的「宜蘭第一公共埤圳改修工程」，地方上的水利事業才得以轉型發展。同時，為了防止蘭陽溪的洪水災患，日人著手興建兩岸的堤防，並將原有零細、分散的灌溉埤圳予以統合，裨益灌溉水系的長期經營，達到米穀增產。

爲了徹底執行「水的支配」，日治時期的水利事業由私人經營走向政府監管的階段，宜蘭平原上原有的埤圳通通納入公共埤圳的組合，分別依區域不同而成立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的公共埤圳組合，稍後，日人還頒佈了「台灣水利組合令」，把公共埤圳轉而納入水利組合，使得台灣總督府掌握了監控水利事業的強勢。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結束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，開始重整戰事多年帶來的水利系統毀損，並著手改建已經不合時宜的水利工程，配合農地重劃，將灌溉、排水系統加以取直、拓寬，恢復更大功能的水利系統，進入日趨穩定與發達的階段。

不管由歷史或地理的角度來說，宜蘭均可視爲台灣的縮影。得天獨厚的地形條件，海洋、高山、島嶼、瀑布、湖泊、大小河川、密林、平原，還有溫泉、地熱，和世界稀有的冷

泉，應有盡有，再加以河流、海浪、季風、地震等大自然的強大力量，塑造出豐富多樣的地理景觀。天候方面，不只是夏季多颱風，秋冬也多雨，使得境內密佈的河川，流短水急，侵蝕力道強勁，如遇山洪爆發，田園廬舍沖毀殆盡，每每重挫地方生命財產安全，深陷逆境。不知是否因此鍛鍊出宜蘭先民堅忍與內斂的個性？抑或是地靈人傑，民風淳厚堅毅，縱使大貧，無立錐之地，但「男不為奴，女不為婢」是民間普遍的觀念。

在人口的統計數字上面，西元一六五〇年，荷蘭人記錄當時蘭地的人口資料為三十九社。不過，現在一般通稱為「蘭地三十六社」，溪北有「西勢二十社」，溪南有「東勢十六社」。

清嘉慶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四月，噶瑪蘭開疆，編查蘭屬三籍戶口，有漳人四萬五千餘丁、泉人二百五十餘丁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。根據資料顯示，清朝法例中，凡有家眷者為一戶，男子年滿十六者為成丁，婦孺為口。因此，上述統計人數實際尚未包括十六歲以下男子及婦女數目，如果再加上原有熟番五社九百九十餘口、歸化生番二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餘口，總數早已超過六萬這個約略估計之數了。對此，楊廷理留下詩句有：「背山面海勢宏開，百里平原實壯哉。六萬生靈新戶口，三千田甲舊蒿萊。」眼見蘭陽平原戶口繁多，田園廣袤，楊廷理積極建議把噶瑪蘭收入版圖，設屯保民，予以長期擘畫經營。其下半詩行使出現了蘭陽溪浩蕩奔流的蹤影，並可明白看出楊廷理身為一個政務官籌劃蘭邑前程的用心與卓

見：「度阡越陌到溪洲，溪水湯湯忽淺流。天道難窺原不測，人心易動合爲讎。奸民鳥散須妨聚。葺事料需三載後，敢辭勞勩憚持籌。」

同年，高齡六十四的楊廷理受命入蘭，駐辦開疆事宜，終於得償夙願，重定噶瑪蘭全圖，並寫下〈重定噶瑪蘭全圖偶成〉一詩，其中：「三農力穡趁春晴，雨霽煙消望極平。形擬半規深且邃，溪飄雙帶濁兼清」，便指出了當時蘭陽平野農事興盛，就全圖看去，標繪了濁溪、清溪兩條河流，好似兩條帶子迎風飄揚，此處所謂「濁溪」、「清溪」應當是指濁水溪（今之蘭陽溪）、西勢大溪（今之宜蘭河），此二溪本同源頭，在歷史的洪流裡，幾次滄海桑田，分分合合，一如人間悲喜境遇。原來，每遇山區大雨，山洪匯聚，平日流量不大的潺潺溪谷，頓時水量激增百倍，滾滾洪水奔竄，嗚咽的旱溪成了怒吼的大河，流路常爲此改變。至少現有研究資料指出，嘉慶十四年，颶風大作，使得濁水溪正溜北移，與清水溪合流。然而隔年六月間，「雷公暴雨襲宜蘭，濁水溪仍歸故道」。顯而易見的是，早期的蘭陽溪水道交錯，防洪建設匱乏，沼澤廣佈，每遇豪雨洪患，不僅河流經常改道（在歷史上有記載的：往北襲奪宜蘭河上游員山溪的水道入宜蘭河，然後與得子口溪從烏石港出海；往南則由九芎林、三星、羅東入海），且連年頻傳水患，田園沖壓，牆宇傾頽。小小統計一下，自嘉慶元年至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之間，短短五十餘年，洪水爲患高達十九次之多。根據西元一八五二年出版的《噶瑪蘭廳志》記載，當時的東勢濁水溪在過嶺一帶出海，西勢大溪則在頭

城。至日治後期，因員山堤防的建立，在水利建設下，以人工築堤，漸漸馴順了野溪，安於固定的河道，形成今日的水文。

今日之蘭陽溪，為全縣最長、流域面積最大的河川，由於挾帶大量砂石，河水總是混濁不清，因此被宜蘭人稱為「濁水溪」，正式古名為「宜蘭濁水溪」，以別於西部的濁水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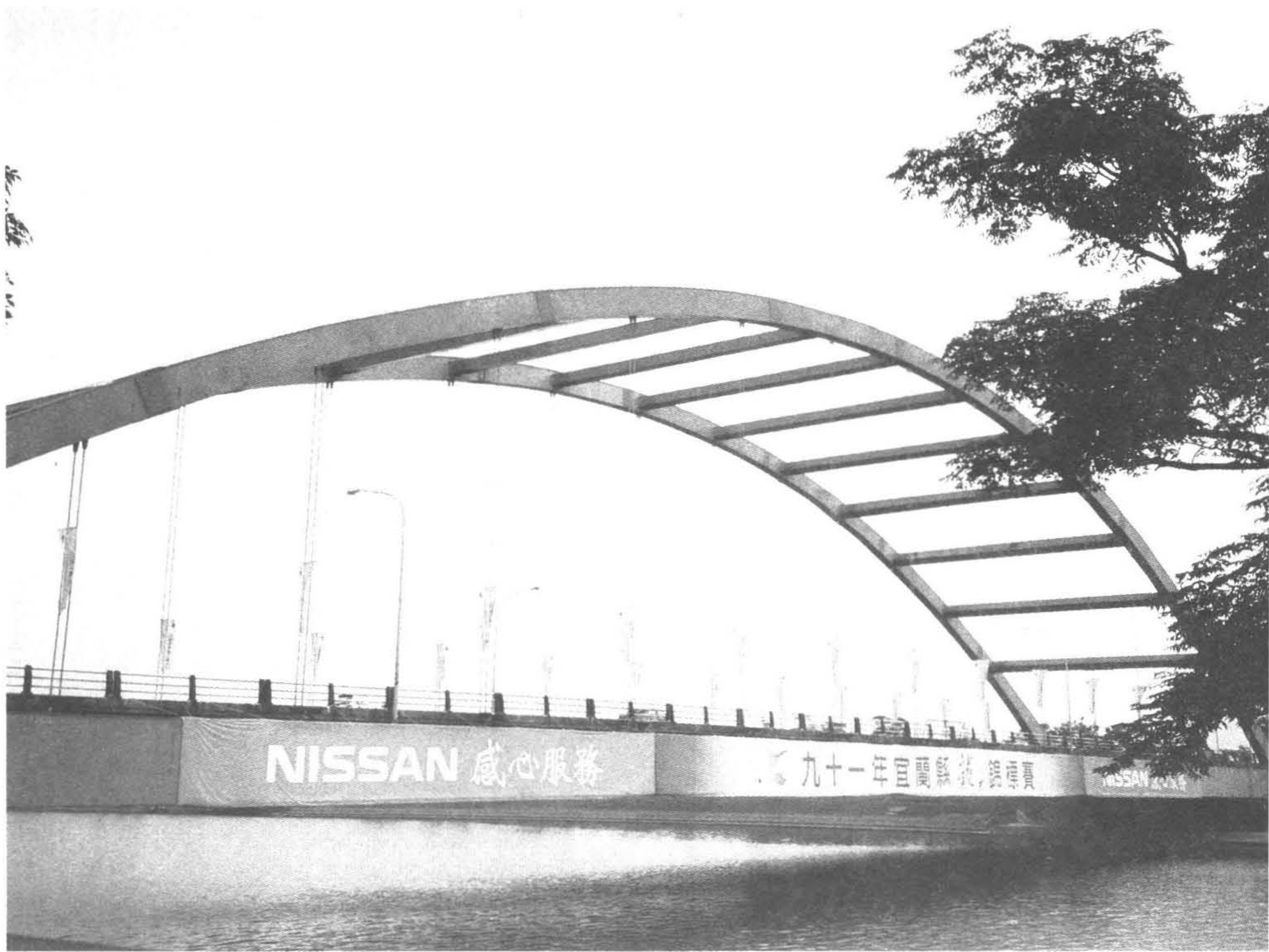
如是蘭地大川，噶瑪蘭廳時期卻恐怕只有李逢時的〈濁水溪〉是唯一一首以之為題的詩，賦予了文學生命：「城南之水何重濁？千里泥沙下山嶽。我來溪上數徘徊，頭上有纓不堪濯。黃河會見千年清，嘆息蘭陽一溝瀆。……」

馴河防洪 成就斐然

西洋戲劇史有英國莎士比亞的《馴悍記》，台灣宜蘭水利史則有「馴溪記」，兩相輝映，各有情趣高下。

旱季荒原乾澀，雨季洪流橫行，這是宜蘭濁水溪的真實寫照，因此，漢人入墾蘭地之初，便開始「馴溪」的工作。其後，日本人費時八年、動員約三百萬次人工、耗資四百九十餘萬日圓，共建堤四萬二千七百八十八公尺，於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大體完成治水工程。

在宜蘭的水文景觀上，命運最富戲劇性變化的代表，莫不公推享有盛名之冬山河。曾經



◆利澤簡橋如一座長虹跨越冬山河
面。(邱勤庭攝)

每年颱風肆虐的秋季，新寮山區暴雨夾著土石傾瀉而下，衝至平原，因河床狹窄彎曲，排洪速度相當緩慢，加上多條支流水圳的匯集，迫切向出海口宣洩而去，可是偏巧途中多層沙丘阻隔，一路艱辛，若是再遭逢海水倒灌，豪雨成災的考驗更加慘烈。

「馴河」工程再次展開。民國六十四年，冬山河的防洪治標工程開始啟動，兩年後，開始治本，至民國七十一年，整治完成，現在下游約十公里的河段，全是經過截彎取直、河道加寬而成。完工之後，河的容顏改觀了，時代也不同了。宜蘭縣政府以「親水」的核心觀點出發，委託日本象集團進行整體規劃，建立新穎、立體的遊憩設施與環境。民國八十二年，紅艷拱形的利澤簡橋改建完成，如一座長虹跨越冬山河面。近年來連續舉辦的國際划舟比賽、國際兒童玩藝術節，配合甫告開幕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，以及鄰近鄉鎮躍躍欲試的「藝穗節」等等，可說一波波的文化造勢，把冬山河推上了亮眼的國際舞台上，更把宜蘭推向世人的眼前。

贅言一句，那麼，在歷史時空中，又有誰人能夠為宜蘭濁水溪的風貌定位呢？！